穿所住所用所行的，那一樣是靠自己勞力製造出來的？沒有祖先們數千年來的努力，齊某有今天的享受嗎？如果我們今天不努力，子子孫孫那有好日子可過？

身爲迻譯一系列飛碟書、史前書、外星生物書的譯者，看到卅二期書評書目上這兩篇相當「稀奇古怪」「突發奇想」的文章，深覺該挺身出來說些話。雖然迄至目前爲此，沒有人能百分之百證明這股「邪風」理論的正確性，但我們不該否認，這些書遠比武俠小說、言情小說、無病呻吟風花雪月作品來得優良，它的「害處」只會令人暇思外太空生物來訪而已，根本不會使人走火入魔、入山求仙、鴛鴦亂情、無病呻吟。如果這些書籍稱不上是「暢銷的好書」，最起碼也稱得上「暢銷書」，但要說它們是「暢銷的壞書」，恐怕就不太恰當吧！

洶洶篇

敬覆呂應鐘先生的「駁斥」

齊仁書

拜讀了呂應鐘先生在譯過「奇」書「一萬年後」，又寫了一篇題名爲「出版界眞的奇形怪招嗎？」的「奇」文（這裏的「奇」，還是「稀奇古怪」和「突發奇想」的「奇」）之後，不禁深深地爲曾經寫了「杞人書」一文而感到後悔起來。因爲想不到那篇小小的，對事不對人的書評，竟會害得「身爲迻譯了一系列飛碟書、史前書、外星生物書」的呂應鐘先生這樣氣急敗壞，口不擇言。眞叫人記起那個別人指的是胡蘆瓢，老和尙硬說

罵他光頭的笑話來。要不是他特別聲明是「挺身而出」，爲「科學」而「辯護」的話，恐怕眞會引起別人以小人之心揣度，誤以爲他是爲衣食問題緊張如此，而要寄予無限同情了。

本來呂先生的「自說自話」，不必多管，因爲他壓根兒就沒有看懂「杞人書」一文中主要的意思在那裏，除非他能仔細地把那篇千字左右的短文看懂了，否則再怎麼解釋，也不過「彈琴」而已。但有一點不得不加以說明的，那就是並沒有人否定科學的價值，只是無法苟同認定那些打着「科學」招牌的「怪力亂神」就是科學的看法而已。要是那個居然會把這些只可姑妄聽之的東西和科學畫上等號，那就未免太可笑了，而居然還深信不疑，還大力鼓吹，則不僅可笑，更令人覺得愚蠢得可憐。

此外還有兩點小事，需要略加澄清：

比方說，這位強調「科學」的呂先生，只用了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這種「治學方法」的前一半，然後用了一個說不通的理由就證明「齊某根本未到書店去看看書」。其實「齊某」不僅到書店去看過書，還看到呂應鐘先生譯的「宇宙萬年後」和黃堯先生譯的「一萬年後」除了封面，題名，譯者名字和出版社不同之外，內容一字不差。在寫「杞人書」一文時，用意只在討論這本書究竟是否有一讀的價值，不想牽扯其他可能涉及某些「內幕」的事，所以這點略過不提。現在提起來，倒想請教呂、黃兩位先生，是怎麼會譯得一字不差的，難道是所謂「超感應」？（這也是目前所謂「科學書」的熱門題材之一哩！）

其次是呂先生一再地把「一萬年後」和「言情小說、武俠小說、風花雪月」扯在一起，推出種種沒有任何前題的「結論」出來，甚至還有「反問一句」，用句俗話來說，這叫「絲瓜結在豆棚上」，如果不是存心玩「轉移注意力」（也就是變魔術的所謂「障眼法」）的把戲，就是缺乏基本的邏輯推理能力。因爲歸根結底，並沒有任何一個人說過應該不看「一萬年後」而去看言情小說……等等。（本來嘛，呂應鐘先生譯的「科學」書籍怎麼能和言情小說、武俠小說之類的東西相提並論呢？）我當然相信呂先生不會是缺乏推理能力，否則只好請他在研究史前文明，外星生物之餘，也抽出點時間，稍微涉獵一下有關邏輯推理方面的書籍，略微具備一些

這方面的概念和普通常識了。

最後再順便說一下，呂先生大文中有「第三隻眼」「長在脚底」的「奇」語。「第三隻眼」其實只是一種很「文學」的「概念」，被呂先生這麼「科學」地一用，却引起「不合科學」的問題來。根據「科學」的說法，稱之爲「眼」又「長在脚底」的，只有「鷄眼」（還不是「眼」），談到「鷄」，不禁令人聯想起一句形容別人心胸狹窄的俗語，叫做「鼠肚鷄腸」，不知道呂先生是否聽說過這句「史前文明」裏不曾有過，外太空人也不曾用過，更不知道會不會流傳到「一萬年後」去的俗語。不過要特別聲明的是，這句四字俗語也是純「文學」性的，請勿以「科學」來加以「分析」，否則恐怕免不了又會鬧出另一句俗語所謂「裝錯了斧頭把（柄）」的笑話來。

書友

已經出版！

一本提供買書選書資料的最佳參考書。內附全國重要雜誌一覽表、出版社名稱地址一覽及各大出版社書目、書介。是所有愛書人及出版同業不可或缺的一本書。

■每册25元。

■本刊訂户贈送本已發出，未收到請來信。

■贈送同業參考，歡迎來信索取（附郵一元）。

書評書目 電話：5816283

郵撥：一九二七四號

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二樓